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## 草场上的一年又一年

□谭丽娜

二十载，悠悠岁月，我从新嫁娘，现已人到中年，为人妻，为人母。是草原上的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把我供养成了草原女人。当初那个行囊里装着山东地图的新嫁女，如今摊开手掌，接得住风，也接得住整个旷野。脚下的草年年枯，年年荣，头顶上的雁，年年春来，年年秋去。

奶壶，坐在毡房正中的火炉上，从早到晚咕嘟咕嘟地响。圆鼓鼓的肚子，周身被烟火熏得发亮，壶嘴总是冒着热气，有时还呜呜地叫。我刚来时，一句“请吃茶”，让我摸不着头脑，原来“茶饭”是这么来的。那茶浑浑的，冒着热气，一股奶腥气混着咸盐味儿，直往鼻孔里钻。这个奶壶，婆婆说过，比她的岁数还要大。

在我山东老家，茶是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的清淡，是君子之交的白水，茶叶像兰花瓣在玻璃杯里慢慢打开，透着读书人的温润，也是待客之道。而这里的奶茶只给你上干货：脂肪、蛋白和盐。只一口，那股混着咸香的奶腥气便糊住了整个口腔。我舌尖上那些关于“茶”的印象，瞬间被挤到角落。

最难熬的，是男人出去放牧，我与婆婆对坐的一个个清晨。毡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婆婆就坐在我对面，垂着眼，手里慢慢地捻着一根羊毛绳，不说话，只是手指不停捻转。只要见到我闲下来，婆婆就会将一碗奶茶端到我面前。我每次只能双手捧过，用手指在木碗的沿上无意识地划着圈，那股熟悉又陌生的奶腥气，又一次不请自来，钻进鼻腔。

草原上的暴风雪说来就来，从来不管你愿不愿意。狂风撩拨着雪粒子，挥舞着无数冰冷的鞭子，“啪啪”地抽打在毡房身上。我缩在毡房的最里面，裹着厚厚的毛毯，手指头还是冰凉。听着外面鬼哭狼嚎的风声，山东老家那暖烘烘的火炉、母亲新纳的棉鞋、冬天早晨满院子飘着香气的小米粥，还有趴在门口等我的狗……一幕一幕，清清楚楚地浮上来。这时，婆婆端着一碗滚烫的奶茶走进来。昏暗的羊油灯底下，她的影子显得特别宽厚。“喝点吧，暖暖身子。”

我伸手去接，可冻僵的手指不听使唤，碗从手里滑了下去。奶茶一下子抓住了逃命的机会，拼命往羊毛毡里钻，在深色的毡子上洒开一片地图似的污迹。那地图，太像我来时带的那一张，又像婆婆家墙上挂的那一张。婆婆没说话，慢慢地蹲下身，拿起一块干净的布，一遍一遍，极轻极柔地蘸着擦着，像是非要把那些逃掉的奶液一滴不落地抓回来似的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：一边

是骨子里丢不掉的老家味道和念想，一边是拼了命想融入他乡的日子，一边是刻在血脉里的饮食和文化。

从那天起，婆婆煮奶茶的样子，就住进了我的心里。在奶香和炊烟的缭绕里，我静静地看着她。天还没亮，草原还浸在墨蓝色的夜里，窸窸窣窣的声音便响了，是婆婆。婆婆的背有些驼，银白的头发，一年四季都被一条蓝色的三角头巾包裹着。点炉子并不困难，只需在地下用炉钩子顺着炉篦子勾几下，让已经燃尽的灰漏下去，风透上来，火炭就变红变亮，再放上几块干的牛粪饼，一会儿的功夫，炉子就亮了起来，暖了起来。婆婆总是不急不躁，将沉淀了一夜的奶子，徐徐倒进大铜壶。壶底蹭着火焰，发出细碎的“吱吱”声，茶好了的时候壶嘴会“呜呜”地叫，听到叫声，一家人也就该起床了，开始吃早茶，开始一天的忙碌。

我常看见，婆婆用那双裂着口子的手，提起滚烫的壶，稳稳地将那流动的白色，注入男人出牧前的大碗，注入孙儿奔跑后的小碗。空气里，满是奶子被熬透后敦厚的香气。牧人的日子，就在这铜壶的咕嘟声里，煮熟了太阳，煮红了日子。太阳出来时赶着羊群出去，太阳落山时赶着羊群回来，送走一天，迎来一天。

后来啊……我也有了孩子，当上了妈妈。

当这个血管里流着山东和草原两地血液的小人儿，第一次被白发苍苍的奶奶抱在怀里，奶奶用枯树枝似的手指头，蘸着温暖的奶茶，轻轻点在他的嘴唇上时，一种强大的联系就悄悄生成了。他下意识地咂着小嘴，清亮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惊讶和拒绝，好像这陌生又浓烈的味道，是他一生下来就认得的东西。后来他会走路了，摇摇晃晃地抱着我的腿，仰起被太阳晒得黑红的小脸，着急地喊：“阿妈……茶……茶……”

现在啊……提壶的人，变成了我。壶，还是那只壶。提壶的手，换成了我的。

我学着婆婆的样子，将壶身微微倾。那道温润的白色便落下来，不疾不徐，注满了孩子的小木碗。他两只小手笨拙地捧着碗，咕咚咕咚往下咽，嘴角挂着一圈奶沫子，那样子，竟与当年的婆婆，叠在了一起。

在草原，最撼人的声音总是张扬的。套马杆出手时的呼啸，马蹄踏过草坡的闷雷，那达慕大会上男人展示“三艺”的欢呼与激越。它们像这片天地坦荡的呼吸，不容你忽视。可草原上的日子过久了，我才慢慢品出，真正拴着生活的反倒是那些不出声的东西。比如我男人马鞍边，那只永远挂

着的、灰扑扑的盐袋子。

盐袋子是用粗麻布缝的，被风雨、汗水和时光蹭得发了黑，沾满了草屑与泥点，像一团从地上长出来的、凝固的尘土。袋口系着熟皮绳，结打得和哈纳墙上的一模一样，里头装着未经提纯的岩盐，粗粝、灰白，凑近了能闻到一股凛冽的、属于大地深处的气息。刚来时，我的眼睛被银鞍的亮度、衣袍的鲜艳牵着走。这盐袋太不起眼了，它沉默地待在所有光鲜的角落之外，像我这个人，还融不进草原这幅画里去。

转变，发生在一个初夏的黄昏。

男人前面走，我在后面随，没有吆喝，只是默然提着那只不起眼的盐袋子，我替男人解开袋口的皮绳，一股浓烈的气息猛然涌出，那是生命最原始，未经任何修饰的味道，厚重，凛冽，直抵肺腑。男人将盐粒，均匀地撒在一块被经年累月舔舐得光滑如玉的石板上。盐粒坠落的瞬间，“簌簌”作响，仿佛细碎的冰晶，轻吻着古老的岩石。

散落在草场四处的马群，仿佛接收到了古老的讯号，从四面八方，不约而同地聚拢过来。它们垂下强健的脖颈，伸出粗糙却灵巧的唇舌，专注地舔舐那些白色的晶体。一匹性子急躁的年轻马驹挤到前面，舌头飞快地刮擦着石板，发出急促的“嚓嚓”声，耳朵不时轻颤，驱赶着萦绕的蚊蝇。男人伸出手，轻抚它汗湿的脖颈，低语道：“别急。”小马驹仿佛听懂了，立刻温顺下来，低头慢慢地舔，无数舌头舔舐盐石的“沙沙”声，汇成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
没有指令，没有鞭策，甚至无需一个对视的确认。这是生命底层，最纯粹，最本能的相互依存。牧人给予马匹生命的盐，马回报以无言的忠诚与一生的陪伴。

偌大的草原，有无数棵草构成，一个小小的我，由无时无刻的变化构成，我变了。

我的双手变成了婆婆的手。煮茶时，我知道奶的浓淡，知道盐的咸，糖的甜。炒米时，翻动着铲子，光听声音，就知道火候的老嫩，嚼起来该是什么样的口感，是酥脆还是缠绵。深夜，会下意识地伸手，去探孩子额头的温热，为孩子掖好蹬开的皮褥。穿针引线时，指尖的力道，也不知不觉追上了记忆中婆婆那沉默而坚韧的节奏。

我从男人手中，接过那只空了的盐袋子，把袋口的皮绳，重新系紧。空了，才好明天再装满。

那奶壶那盐袋子，这些沉默的物件，不再只是草原上的物件。它们一件件，在我身体里搭成了一顶不会倒塌的毡房。最终，那草原，就住在我心里。

□孙瑞

眼下，胶东半岛早已进入寒冷又漫长的数九寒天。当低温笼罩时，胶东人有一套与严寒共处的智慧——“猫冬”。这传承百年的方式，蕴含着独特的生活哲理和浓厚的民俗文化。

丁字湾毗邻黄海，地理位置显著，被烟台、青岛两地深深夹入其中。我们村“近水楼台”，也是离青岛最近的村庄，被称为青岛的“后花园”。以前一到“猫冬”时节，人们蜗居家中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以抵御刺骨的寒风。小雪过后，被称为“雪窝”的胶东大地，银装素裹，一片白雪皑皑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纯净的白色所覆盖。热土炕是当地过冬的核心设施，春夏时由老把式细心盘炕，精心打造，任凭外面北风呼啸，家里温暖如春。人们围坐在热炕上，炕面上再放上切好的青萝卜条，闲暇之余，咬一口嘎嘣脆，十分惬意。

这时，按说忙碌了一年的庄稼人应该好好歇歇，养精蓄力，躲避严寒。可大伙儿“反其道而为之”，在家里也闲不住。妇女们坐在热炕头上“飞针走线”，绣花、编小辫；男人坐在炕台晃“穿梭引条”，编筐编篓，把“猫冬”变成“忙冬”。

那时，我们村和青岛外贸工艺品厂有关系，每逢“猫冬”，青岛工厂会下拨一些玉米皮编小辫的出口业务，让我们村代加工。大队选派一两名技术员，到青岛学习，回来再传授，让大家足不出户，在炕头上即可创收增效。村里会提前安排人把玉米皮扒下来晒干、捋好，将玉米皮提前用硫磺熏软，使其变白。在操作中，技术员言传身教，各道工序、工艺都手把手教。有时出现难题技术员“攻克”不了，青岛工厂还会派专人到村里进行指导。很快，大伙儿驾轻就熟，会熟练地编织出各式玉米皮制品。编的花篮、提篮、茶垫、坐垫等玉米皮工艺品，先后出口到日本、韩国，并远销欧美地区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县绣花厂也在我们村设代加工点，定期下乡安排一些代加工的活计。一到“猫冬”时节，年轻姑娘和刚结婚的小媳妇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坐在炕上，架一个木质的长方形架子，“穿针引线”。冬日暖阳照在她们的肩膀上，炕头上，老人们讲述着往事，“绣娘”们头也不抬，将两手分置绣面上，下抵上拉，那些银线彩线，一下子就活泛起来，仿佛音乐一般流淌开来。

那时的绣花，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品和服饰装饰上，图案以自然元素为主，主要是枕套、门帘、被罩、沙发罩、电视机罩、围腰、

手巾等。其针法有直针、曲针、齐针等，绣法有平绣、锁绣、钉线绣等。“绣娘”一招一式、一针一线，都是严格遵循纹路走向，颇有章法。

再就是编筐编篓。立冬过后，秋收、秋种已结束，男人们沿着地堰开始收割荆条，然后捆成捆，由小驴车负责运到村后的大池塘里，沤上半月二十天，猫冬时编筐编篓，为春日的勃发积蓄一份从容的底蕴。编筐人的手都厚实，指骨关节肿大，手心手背干燥皴裂。小时候和他们掰手腕，他们用两个指头，就让我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

我们家后屋的邻居，是个能工巧匠，编的果筐不仅好看，还耐用。出于好奇，放学回家的我经常到他家观摩。只见他先将准备好的荆条放在地上，交叉成“米”字状，然后将条子来回缠绕、编织、压实，一个结实好看的筐底就“出炉”了。据他说，这一步为“起底”。“起底”完成后，要把一根蜡条子一分为三，劈成薄片的片，编在筐中间，再用一根完整的荆条加固，这样编的筐才扛用。筐沿编了两个像耳朵一样的把手，便于装卸方便。编一个筐，半小时就完成了。编簸箕比编筐难度高一些，一般用柳条，要经过摆条、续编、拉腮等工序才能完成。

孩子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猫冬有“两大盼”：一是味觉享受。村里会分配家家户户扒花生种的任务，一些拣出来的小花生，可解馋。二是听觉享受。孩子们特爱听大人讲故事，我们那里有个老“秀才”，熟读四书五经，满腹经纶。一到猫冬时节，孩子们按捺不住，总是跑他那里听故事。秦始皇三下胶东，诸葛亮借东风……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《七侠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，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，神魂颠倒。有一次，他绘声绘色地讲《聊斋志异》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讲到精彩之处，“秀才”故意放缓语速，像单田芳说书一样，抖个包袱，然后趁你不注意，突然把包袱甩出来，吓得大家不知所措。更精彩之处，“秀才”来了一句，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孩子们仍然沉浸在故事情节中，恋恋不舍。

“猫冬”时节的美食文化也淋漓尽致地得到展现，热气腾腾的蒸菜馏端上饭桌，就着香喷喷的大葱蘸虾酱，既熨帖又下饭；豆汁与萝卜缨熬一锅碴，全家人每人盛一碗，吃起来像面条一样顺滑；还有软糯可口的萝卜丝地瓜面包子，保准个个吃得肚儿圆……这些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更成为冬日里温暖的慰藉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## 猫冬往事